

军旅生涯

21 军温州战友忆旧



《军旅生涯》

编委会

主编：诸葛志

编委：金为民 缪师明 干宗良 叶民涛

项一雷 魏再生 张 炘 严肃珍

沈 默

封面题字：胡炜，原 21 军军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目 录

写在前面 21 军温州战友联谊会(1)

东海硝烟

解放军通过五马街

——从一帧照片说起..... 诸葛志(3)

青训班纪事..... 金德宣(5)

第一个春天 诸葛志(16)

锤 炼(附照片) 诸葛志(21)

人生第一课 吴美玲(27)

夜奔温州从军 林进明(31)

文教成了泥萝卜 朱钟鼎(34)

头一个国庆节 金为民(36)

青春无悔 战友情深..... 汤建治(38)

参军前后(附照片) 伍佩黎(43)

忆江厦殉难事件(附照片)

——中央领导为二十一军殉难烈士纪念碑题词...李凌云(49)

悼念姐姐项绿绮 项紫霄(56)

带球行军 徐力仁(60)

在青训班和会训队的日子里(附照片) 叶民涛(61)

迎解放 忙参军 陈于湘(66)

争当高炮兵 孙超云(71)

白衣战士话当年 沈云秋(73)

鹿西岛歼敌记 毛增洪(77)

解放洞头岛 活抓王云沛 姚 亚(80)

活捉匪首王三梅 黄 伟(94)

拂晓报社在桃花岛上(附照片) 诸葛志(95)

舟山备战记	孙树星(97)
舟山战勤散记	陈 轶(99)
血洒象山港(附照片).....	叶民涛 董作龙(105)
63 师文工队在下陈	陈纪秀(108)
记后勤先遣队.....	苏 凯(114)
战地审计.....	包乐秧(117)
“永垂不朽”.....	陈 真(121)
奇袭披山岛.....	诸葛志(122)
手枪的风波.....	诸葛志(125)
两张照片半世纪(附照片).....	胡明合(127)
紧急集合.....	苏镜波(128)
财务科话旧.....	叶民涛(130)

三八线上

进军朝鲜.....	诸葛志(135)
惊险夜行军.....	徐 勉(139)
夜行军中的女兵.....	缪师明(142)
行军.....	叶航球(144)
途中遭空袭.....	颜方其(146)
翻越秃鹰岭 夜过长津湖.....	戴彦芳(147)
难忘的岁月.....	郑哈岚(149)
抗美援朝温州家族排(附照片).....	诸葛志(154)
援朝往事.....	叶民涛(161)
援朝卫勤纪实.....	胡崇仪 张晓林(170)
军部生活片断.....	蔡庆生(177)
三八线上的坑道战.....	黄 伟(187)
在坑道的日子里.....	马振棟(188)
180 天文艺兵生活	胡忠明(193)

再见吧,妈妈	金 颖(194)
“三八线”上的日日夜夜	姚 珊(197)
冰雪北汉江	陈志凌(203)
女兵初站岗	杨勉章(205)
入朝第一夜	杨勉章(206)
下冰山	杨勉章(208)
入朝前后	袁 伟(209)
金城反击战大捷见闻(附照片)	陈 轶(213)
赶上了最后一战	潘 泓(220)
金城听炮	诸葛志(225)
光天化日浴	沈 默(227)
美俘营纪事(附照片)	诸葛志(228)
在战俘营演出	郑哈岚(234)
我们迎来了停战胜利(附照片)	魏再生(238)
最后一期《战地通讯》	干宗良(240)
朝鲜停战之夜	缪师明(242)
三八线上趣闻	诸葛志(243)
军事分界线上的云烟(附照片)	张亦民(250)
停战以后(附照片)	诸葛志(254)
异域风情	沈 默(260)
平壤之行	汤建治(263)
一张旧照片	金为民(271)
金日成坐在我后排	缪师明(287)
一张珍贵的照片(附照片)	陈 真(289)
忆与苏军共同战斗的日子	陈 真(290)
钢铁运输线上的苏制“嘎斯”(附照片)	沈 怡(291)
光荣桥(附照片)	沈 默(292)
米饭与地雷	缪师明(293)
入朝参战所获奖章(照片)	干宗良(295)
歌舞声中慈母泪	金为民(296)

跟老班长学琴·····	苏镜波(298)
在无名烈士墓前·····	郑孟雄(299)
送别忆旧·····	金 颖(301)
陈常太事件·····	诸葛志(303)
怀念施政委·····	诸葛志(304)
凯旋归来(附照片)·····	诸葛志(308)
向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告别 ——记在朝鲜最后一批撤军·····	杨朝元(316)

高原戎马

搏击在莽莽草原·····	项一雷(319)
高原情·····	袁 伟(324)
高原下放当兵·····	叶民涛(327)
过六盘山·····	缪师明(332)
难忘的六盘山·····	苏镜波(333)
送羊奶的老人·····	苏镜波(335)
丢表记·····	苏镜波(336)
我同萧华政委散步·····	缪师明(338)
永恒的瞬间·····	刘永宏(339)
在延安·····	叶民涛(341)
忆军事供给制生活·····	干宗良(343)
初经锻炼·····	彭志群(346)
新中国第一批高炮兵·····	蔡 元(350)
“东风”人在戈壁滩闪光 ——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诞生记·····	杨朝元(358)
历史的误会 时代的悲剧 ——忆仲超(附照片)·····	金为民(366)

写在前面

花开花落，岁月流逝，转眼间五十年过去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天翻地复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代革命战士，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也经受了坎坷人生的考验。我们有过欢乐，有过自豪，也有过烦恼与悲伤。在参军和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回首往事，回味人生，其乐融融，其情依依，或许对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教育后代会起到一定作用。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革命者。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是建国前夕革命高潮时期的有志青少年。我们那时都已对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恶痛绝，其中一部份人参加过白区的各项进步运动，有的还和地下党有过联系。所以，温州一解放，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于1949年5月26日一进入温州，我们就欢欣鼓舞，意气风发，投笔从戎，决心跟随部队歼灭残敌，解放全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们绝大部分是在校的学生，大学程度占少数，高中程度为多数，被部队称为“小知识份子”。一方面区别于工农，强调对这批人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部队的壮大发展急需一批知识

青年。第三,我们这批人又不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尽管我们努力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但在“左”的思潮下总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第四,我们又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在战火纷飞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怕死;在受到歧视和蒙冤受屈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动摇过对党对部队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和平环境中,我们洁身自爱,保持了共产党人革命战士的气节。现在,时间可以为我们作证,我们无愧于党,无愧于部队,无愧于国家和人民,也无愧于自己。

今年,是我们参军 50 周年,也是建国 50 周年。我们以古稀之年相聚庆贺,也编写这本《军旅生涯》,为的是对自己也对我们的子女、亲朋和部队的老首长、老战友特别是对牺牲了的烈士们说一声:我们的青春无悔!

21 军温州战友联谊会

1999 年 5 月 26 日

·东海硝烟·

解放军通过五马街

从一帧旧照片说起

诸葛志

这张照片褪色了，模糊了，我整整保存了五十年，十分珍惜它。军旅生涯 15 年，这张照片伴随我南征北战、抗美援朝，我将它包了

又包，夹在日记本里，时常拿出来欣赏；“文革十年”，我的家被抄了，什么都可以拿走，唯独这张照片，我藏了又藏，使它躲过劫难。

我之所以十分珍惜这张照片，因为它带给我人生道路上崭新的生活，决定着我一生的航程。五十年前的 1949 年 5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1 军进驻刚刚由浙南游击纵队解放的温州市，队伍通过五



1949年5月26日，温州市民夹道欢迎21军进入五马街。

马街时，温州市民夹道欢迎，锣鼓喧天，人们欢呼雀跃，21军拂晓报社的记者拍下这一珍贵历史镜头。凑巧的是我参加21军后被分配到拂晓报社，得来这照片。

21军进驻温州后，温州市区和各县五、六百名有志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多数人安排在21军政治部青年训练班，少数人参加所属各师青年训练队，上了人生第一课，也是革命的启蒙教育。3个月后，各自走上战斗岗位，开始了军旅生涯，走向革命人生。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都已离休。当我们回忆往事时，虽有许多坎坷，但我们的共同心声是青春无悔。21军在温州和浙南游击纵队并肩战斗，挥师南进，一直打到福建罗源，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北上解放舟山群岛。1949年8月中旬，21军离开温州，进驻临海，作解放舟山的准备。我们这一批新参军的青年学生，随之告别家乡，参加了解放舟山的跳岛作战和东南沿海的剿匪反霸，接着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后又于五十年代末期调往西北高原平叛，奉献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也磨练了我们的革命意志。许多人成长为坚强的共产党员，许多人屡立战功，有荣立一等功，二等功的，更多的是三等功。我本人就立三等功六次，获朝鲜军功章三枚。

在解放初期参加21军的我们这一批温州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怕死的，没有一个犯错误的。五、六百人中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的有近百人。我们活着的都是幸存者，其中有解放军少将，有教授、高工、艺术家、作家，更多的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今天，在纪念庆祝温州解放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感慨万千。我们可以对自己、对子女、对家乡人民说一声：我们的青春无悔，我们的岁月有光。

（原载于1999年4月25日《温州日报》）

青训班纪事

金德宣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一军进驻温州开办了青训班。二十一军自渡江以来，沿途一批批热血青年学生，充满着对共产党、新社会的向往和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憎恨，纷纷参军，被先后编入青年训练班，三、四队以温州、瑞安、平阳等地学生为主。每队一百来人，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班，每班十至十二人。八月中旬前住在原瓯海中学，八月下旬随军部转移到台州临海县城。十月初，青训班结业。学员分配到全军各单位，增强了部队的活力。接着，军部开办了第二期，改名为文化干部训练班。与这同时，各师都举办了青训队、政训队，也吸收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学生。

青训班学员到部队后，立即参加了解放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岛屿及清匪反霸的斗争，继而入朝作战。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我们的青春闪耀瑰丽的火花。

参军潮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浙南游击纵队解放温州，继而解放平阳，温州一带的进步青年纷纷报名参军。那年，我十四岁，先到浙南游击纵队报名参军，部队领导说我年纪太小，先念书吧，我感到委屈。后来，野战军来了，一片“向南进军，打到南方去……”的嘹亮歌声，更是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多么想走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一起扛枪打天下，解放全中国啊！队伍在平阳中学操场露宿一夜，我向他们打听参军消息，他们说军部机关在温州，可去温

州打听。这消息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

六月中旬,我瞒着扶养我的祖母,说到温州大哥家玩,带了件换洗衣服,由一个去温州进小百货的鳌江同乡张质甫出路费带我到了温州,后来听说他也参军了。大哥金孟昭、大嫂伍佩娟积极支持我参军。不出三天,他们就打听到驻扎在瓯海中学的二十一军政治部青训班招收学员,我高兴极了。第四天,在他们陪同下来到青训班,向一位颧骨鲜明四十来岁的高个姓杨的负责人说明来意(后来知道他是我们的大队长),他笑着表示欢迎,叫旁边一位姓沈清秀的三十来岁女同志给我办手续,填了入伍登记表,领我到北操场附近一间教室,一位河南音长方脸大眼的三中队郭嘉宾队长满面笑脸握着我手问:“多大了?”我说:“十四岁啦”。“好小鬼,有志气,为什么参军呢?”“打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有理想,好样的。”他叫我身旁的三区队副顾明领我到九班。九班长夏理鑫是个二十来岁中等个结实的温州人,他方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我们班又多了个兵了”。

下午,通知我到队部,领了夹被、裤、两套粗布绿军装和衬衣衬裤,外加一副绑腿。军装穿在身上显得肥大,裤脚得挽起两寸多。区队长管金高是东北人,高高个子,一本正经,教我如何打绑腿。打绑腿技术不易掌握,紧了血脉流通受阻,打松了易脱落,要打得又好又快很不容易。早上起床号一响,十分钟内要叠好夹被,打好绑腿,上厕所大小便后,跑到操场列队出操,开始难免手忙脚乱。当天我反复练习,绑上又解下,总算初步掌握了要领。据区队长介绍,打绑腿可以增强腿力,在山林荆棘地行军能减少藤蔓牵绊,遇悬崖断壁绑带当攀登绳索。尽管有这么多好处,但毕竟束缚了小腿肌肉,影响血液循环,所以,一九五〇年夏天后不再使用。参军头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直到起床号把我从甜睡中唤醒。半小时早操,学习集合、解散、左右转法、立正稍息、齐步、跑步等军人基本的队列动作,出了一身汗。早操后十五分钟洗漱,早餐吃馒头、稀饭、

咸菜。饭后,班里几个同志开会欢迎我这个新兵,各人作了自我介绍。革命军队的大家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天,我利用空余时间向平阳中学同学洪汝济、陈南冉、朱钟鼎和姐姐金颖发信。告诉她们青训班招收学员的消息。过了几天,朱钟鼎、金颖来了,编在三区队七班(班长王竹筠、副班长项钦长)和八班(班长杨日东)。随后闻风而来的同学有尤素文、陈一修、王然熙、杨乃煦,高中同学姜伟、朱惜墨及钟彩鸾、钟锡锵姐弟,沈小文、沈强华姐弟,伍佩霞、伍佩黎姐妹。三哥金为民放弃了浙南日报校对工作,来了被编在一队;因青训班名额满,参加六十三师青训班的有二哥金仲超、陈军、陈寿鹤、陈敏莉。参加其它部队的有王小敏、伍兆新、陈昌成、陈广珠等几十人。其中金家兄妹四人,金家近亲十二人。

难忘的歌声

在青训班三个多月的学习中,学唱革命歌曲是我们受教育的最先一课。每次大小集会或上课,首先唱歌,不但使大家精神迅速集中起来,活跃了课堂和课余文化生活,也使学员从中受到革命教育,振奋了精神,鼓舞了斗志。常唱的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我们是民主青年》、《黄水谣》等等。一位长着络腮鬍方脸清瘦的宣传干事教唱的《南泥湾》最受欢迎。他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他在教唱中深深倾注着内心的激情,他瘦长的手臂打起拍子来在空中挥舞着S形的曲线。从歌词中,我们知道了八路军三五九旅抗战中在南泥湾开荒的事迹。南泥湾战士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几十年来听不烦、唱不厌,一听到和唱起来就充满着激情和力量,对革命老战士的敬意也油然而生。这些年来,这首神圣高雅的革命歌曲,不断被录音带、光盘转录,在卡拉OK厅和电视上播放,但最使人受不了的是画面上配着与歌词内容毫无关系的装腔作势的舞

蹈,甚至是穿三点式的泳装的扭摆,使《南泥湾》完全变了味。

当年我们反复唱着这首优美的抒情歌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十八年后,在南泥湾开荒的三五九旅一位老红军团长的女儿竟成了我的妻子,真是应验了民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谚语。男女声两部轮唱《解放区的天》是当时最时兴的唱法,合了又分,分了又合,轮番唱,歌声如潮一浪推一浪,把人们欢乐的感情推向高潮: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嗨嘿嘿依个呀嘿……

歌曲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是惊人的,一首歌就是一堂课,革命歌声熏陶着我们整整一代人。

“七一”前夕,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总结,为“十·一”开国大典作了政治理论的准备,这篇历史性的文献,立即被印成活页文选,列入我们的必修课程。对其中一些道理我一时还不甚懂。但学了一周后,对人民与敌人、民主与专政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的其它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及形势时事教育,都是青训班的重要课程。

在欢乐的歌声和紧张的学习中,迎来了参军后第一个建军节。学员们加紧了队列动作训练。齐步、正步、跑步、纵队、横队都要求军容严整,动作整齐,除早操外,还抽上课时间操练,使我们加快了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开始,集合动作慢,站队不整齐,女同学常嘻笑,经过一番反复严格练习,出了一身又一身汗,终于有了军人姿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八一”那天上午,青训班全体学员参加了军部机关和直属连队的武装大游行,在五马街、府前街等主要街道走了一大圈。看到队伍里不少熟悉的同学面孔,个个意气风发,精神抖擞,豪情满怀,我心中充满着自豪和欢乐。看着夹道欢迎、观看的市民们,不由得想起两个月前野战军路过平阳城的情

景,那时我作为学生挤在欢迎的人群中,现在,我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

游行结束,队伍在街上解散,放假半天,我用头一个月发的士兵津贴费,买了一支牙膏和两支冰棍来奖励自己,吃得好舒心,这是我独立生活的开始啊,怎么不纪念一番呢。

炎热的夏天,只能在晚饭后到伙房打一盆热水抹澡,使一些人长了痱子,朱钟鼎长了疥疮,只得三两天到大队医务所要硫磺软膏来涂。我们是童年的伙伴,他生疥疮我着急,幸亏不久就慢慢见好了。

啊,大海

八月下旬青训班随军部北上台州,准备打舟山。队长、指导员在动员会上讲了移防的目的、意义,鼓励大家在离开家时要经得起考验。但是在走的那天上午,我们集合排队,准备出发清点人数时,还是发现两个学员外出未归,他们不辞而别开小差,这对革命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耻的了。其中一个竟是我们班的副班长,他黑黑瘦瘦的身材,据说已有家小,可能难以割舍吧。那时我们还小,对离开小家庭意味着什么毫无体会,更没去想离乡北上对个人命运有什么危险,只是想到多走些地方,增加见识。队伍在码头坐在背包上候船,等待涨潮船才能靠上堤岸。本来无忧无虑的小青年此刻却感到气氛的凝重,难道离乡离家对他们是那么严峻吗?平时看来斯文沉稳的副班长在讨论会上发言头头是道,到关键时刻会是另一个样子,看来观察一个人真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啊!

甬江终于涨潮了,沉默了一阵的队伍又活跃起来,登船的时刻到了,四个队依次登上小货轮和机帆船,我们三中队一、二区队在船头和船舱,三区队在船尾,挤在不到三平米的三角形船板和铁锚

缆索之间，只能勉强坐在背包上，两脚难伸直。我坐在鸭蛋粗的缆绳上，坐累了两脚踩船板，腰背斜卧在绳上。

小货轮、机帆船依次离开码头，向瓯江口驶去，江心屿的宝塔，在苍天白云下渐渐变小，黄黄的江水被船头犁开人字形两道白浪，温州市的轮廓慢慢模糊起来。啊，故乡，我们第一次离开你远行，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满船欢声笑语，没有别离的忧伤，只有一往无前的豪情。在远处，黄蓝分明的水域是江海的分界线，湛蓝的大海一望无垠，极目尽头，水天相连的弧线，该是地球的边缘了。在八月烈日下，我们个个烤晒得汗珠直冒，海鸥在船儿上空盘旋翱翔，发出“啾啾”的叫声，我虽然生长在近海的江边，出海却是头次。褚红色的海蜇头，四周披着玉白色的海蜇皮，在海面时沉时浮。有人用船上带钩的竹竿去钩取乐，竟然钩上几个。海蜇是当时海边居民最常吃的便宜小菜，想不到到了六七十年代回乡时，海蜇皮竟贵得惊人，成了宴席上的珍品。无节制的捕捞，使海蜇皮身价百倍，物以稀为贵。

当天船上的午餐是馒头咸菜，每人分到一碗白开水，实在口干难熬。有的女同志想喝海水，用水壶系上绑腿布提上来，只尝了一口，大叫：“好难吃，又苦又咸！”过去虽然知道盐是海水晒的，但喝了一口才知道是那么难咽下肚。幸亏阵阵海风使燥热中有点凉意。

傍晚，突然乌云密布，雷鸣电闪，下起了夏天浙东南沿海惯有的雷阵雨。一分钟不到就把我们淋得浑身湿透，暑气全消。我看到一队的船落后在我们船后头三十米，三哥金为民站在船头，我立即和姐姐金颖站起来向他高兴地挥手。入夜雨过天晴，繁星满天，海风吹得我冷飕飕。我蜷缩在缆绳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半夜几点，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把我惊醒，船舱有人叫喊：“有人受伤了！”“不用惊慌，大家卧下来！”这是指导员张力奔的声音。“区队干部马上用步枪还击！”这是队长郭嘉滨浓重的河南口音。“把船

老大抓起来！船怎么开的，开到哪去了？”这是区队长们在怒喝。我抬起身子朝东望去，星光下一个黑黝的海岛离我们不远，船正朝岛上开去。很显然，那是敌岛。但船朝岛走不了多久，终于掉头向西了。第二天上岸后听说船老大是特务，有意使船走离航线，开到敌占岛去，在队干部驳壳枪口下被迫把船拐回来。这样就耽误了在下半夜涨潮靠海门镇码头的时。待我们这条船赶到时，其它队的船早靠岸了，我们碰上退潮，船搁浅在距海岸两百多米的滩涂上，进退不得。如天亮敌机空袭处境危险。学员们起身在船上走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队干部用电筒和哨音向已登陆的前方队伍联系，只听到不清晰的微弱回声和岸上点点灯光，多数人挤到船头观望。我见下不了船，军衣半干半湿，实在冷得不行，为暖身在船中央找到热乎乎的烟囱台，立即背包当枕头，在旁边躺下来，一下子睡熟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醒过来，船上静悄悄毫无声响，我感到气氛不对，立即背起背包，在船舷走了一圈，不见一个人影，心中顿时紧张起来。在船头向岸上望去，灯光已经稀少，夜空下只见百米开外的海滩涂上，有影绰绰的人影和讲话声。我大叫：“等等我，我还在船上，怎么下船？”喊了几次，才有人答话：“船边有绳梯，快爬下来！”我终于在船舷找到悬挂到海滩的绳梯，面朝船舱，小心翼翼地扶攀下去。脚一踩海滩，立即陷到小腿，我有些心慌意乱地一脚一脚使劲往前走，有时泥深过膝。因为在船上白天太热解了绑腿，滩涂上海蛎壳和碎石锐利的棱角不时刺扎我的皮肉，一时顾不得痛，生怕腿陷深拔不出来，边走边喊：“等我一下！”前头有人倒回来拉我手，那是区队副顾明。因为下绳梯时各班乱了序列，在滩涂上难以清查人数，漏了人没下船没有发现。区队副问：“你怎么没有跟着下船？”“太冷了，我在烟囱台上取暖睡着了！”二百多米的海滩，竟走了半个小时，上岸找到班里，他们正在一间堂屋解背包铺地铺。有人先到附近一条小河沟洗了手脚，按他们指点，我和几个人也去了。水沟水只到小腿，夜晚看不清周围环